

亚太地区安全与美国

夏立平

近年来,亚太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虽然1997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过调整仍有希望重新恢复其经济活力。同时,亚太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正在不断增加。这种经济上相互依存性的增长使各国之间安全上

也增加了相互依存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地区形势的缓和。但另一方面,该地区仍潜伏着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其在亚太安全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特点

1. 大国关系处于调整之中,呈现出既依存又竞争、既协调又制约、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状况

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俄四边关系在亚太地区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中又存在多个三角关系,包括中美日三角关系和中美俄三角关系。它们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有三个显著的不同特点:第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里美苏和中苏之间都存在对抗的关系,而在新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的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摩擦与协调交替;第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而在新三角关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大大上升,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军事安全因素虽然仍很重要,但其地位已比过去有所降低;第三,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相互关系的互动是由“零和”游戏规则起主要作用,而在新三角关系中,一方与另一方关系的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第三方受损。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近年来大国纷纷调整彼此关系,进行重新

定位。在这种调整中,大国之间的关系以良性互动为主,相互之间的安全对话呈现加强的趋势。中美日俄之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互访和会面次数增加,逐渐形成定期化的制度。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表示要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它们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不是排他的,不是结盟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这种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符合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该地区和平与稳定。

但大国间也存在一些非良性互动。特别是美国和日本1996年4月加强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美日安保联盟并于1997年9月发表了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对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这种扩大军事合作范围的做法是与当前亚太地区和乎与发展的主流背道而驰的。同时,无

论是直接或间接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是中国人民决不能接受的。而且,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稳定需要平衡,而如果日美关系过于密切就会使这种三角关系出现不平衡。

2. 各种多边安全对话活跃,取得一定的进展 东盟地区论坛自1994年7月以来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东盟成员国、亚太地区所有大国、印支国家和欧盟代表等18个成员方(1996年增加为21个)的外交部长聚首一堂,就亚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进行对话,中心议题是增强信任,开展预防性外交,解决纠纷等三个领域的问题。1997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了东盟—中国、日本、韩国首脑非正式会晤,共同探讨21世纪东亚合作的前景,取得了诸多共识。这种会晤有可能形成制度化机制。

在第二轨道方面,亚太地区近年出现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已于1996年底参加该理事会会议。关于东北亚安全问题,自1993年以来,美、日、俄、中、韩五国每年举行名为东北亚合作的非政府间交流活动,讨论“共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北太平洋安全合作小组委员会近年每年举行会议,讨论东北亚安全合作问题。

3. 潜在热点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有所进展,但仍存在国家分裂问题和领土、海洋权益纠纷

继朝鲜半岛核危机1994年由于美朝核框架协议签订而基本缓解后,讨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又于1997年12月正式开始举行,这标志着朝鲜半岛局势正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亚洲的国家分裂问题——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都还未解决。台湾问题是因中国内战造成的国家分裂问题。近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和人员来往有了很大的发展。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再次郑重呼吁,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

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希望台湾方面“认真回应”,及早“进行政治谈判”。但迄今为止台湾当局仍为两岸的政治谈判设置障碍。朝鲜半岛问题是因冷战造成的国家分裂问题。尽管有关的“四方会议”已经开始,但朝鲜北南关系仍然僵冷,双方的军事对峙依然如故。

从发展看,亚太地区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分裂问题可能带来的动荡。其理由是:①台湾和朝鲜半岛战略地位重要,都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最容易引起各方的卷入,大国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余地很有限。②在这两个地区对立双方军事上都有相当大的实力和比较先进的水平,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其烈度将是不低的。③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和台湾内部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一旦某些内部矛盾激化,这两个地区的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变。

在亚太地区还存在着岛屿主权归属问题和海洋权益纠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包括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韩日之间的“独岛”(“竹岛”)主权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问题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南沙群岛主权要求等。海洋权益之争包括中日之间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中韩之间关于黄海和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及南中国海地区海洋权益划分问题等。岛屿主权归属,大陆架划分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有关国家均从本国利益出发公布了法律,实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政策,以保护本国利益。这些领土及海洋权益纠纷虽属局部性质,规模也不大,但矛盾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4. 裁军和军备控制取得某些进展,但日本等国过快的军备增长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1997年9月宣布在80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在2000年之前再裁军50万。这是中国为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而在裁军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继中国和前苏联1990年4月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后,1996年4月和1997年4月,中国

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国元首在上海和莫斯科分别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协定分别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多边建立信任措施协定和第一个多边裁军协定。它们的签署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乎与稳定。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建立信任措施也取得某些成果。例如,中国和印度继1993年签订《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之后,于1996年11月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但是,该地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军备

质量发展过快,军费开支和武器交易呈上升趋势。日本的军费开支已居世界第三位,1996~2000年的防卫开支总额在削减后仍高达24.23万亿日元(约合2200亿美元)。台湾省的“国防”预算1996至1997年度增长了20%,1996年的武器进口额达32.34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1995年东亚地区已取代北约国家和非北约西欧国家成为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武器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出口的武器占该地区军火进口总额的54%。而且,亚太地区进口的常规武器,正在朝高技术方向发展,几乎涉及各型武器装备。其中,许多亚太国家(地区),如日本、印度、韩国和东盟国家等,正在重点加强海、空军力量。

二、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

当前美国国内正在就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走向进行辩论。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三派:

1. 联合日本遏制中国派 该派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代表人物之一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作者之一芒罗·伯恩斯坦。他认为:“日美两国都无法单独与中国抗衡。只有更加密切地进行合作,别无他途。”^①

2. 海外平衡派 这一派认为,美国“既不能阻止中国成为强国,也不能阻止日本成为强国”。因此,“美国最理想的战略不是力图同时遏制中国和日本,而是使中国和日本互相遏制,美国在安全的距离外旁观”。即“让国际中那种正常的力量平衡行为来遏制中国。美国不是直接与中国对抗,而是让该地区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印度和俄罗斯这类潜在的强国以及中等强国)承担遏制中国和对付中国崛起的责任”。^②

3. 与中国、日本合作派 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布热津斯基,他认为:“同中国保持战略合作是美国插手欧亚事务的东部基石。没有这样的战略合作,美国在亚洲大陆

就缺少地缘战略,同时欧亚地缘战略也会丧失。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地区势力可被纳入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范畴,从而成为确保欧亚稳定的与欧洲相同但大于日本的一笔重要的战略财产。”同时,他还认为:“美国同中国在承认日本是美国的全球伙伴而不是反对中国的亚洲盟国的基础上建立战略关系至关重要。只有在此基础上,美中日三方和解才能实现。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的任何重大扩展都可能威胁这种三方和解。”^③

这三派的观点对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都有影响。从目前来说,与中国、日本合作的观点在较大程度上为美国政界主流派所接受,但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中也有前两种观点的因素。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处于调整之中,这种调整现在尚未完成。美国政府将视亚太安全形势的发展,继续调整其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

当前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可概括为:通过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军事联盟,加强与亚太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式的

“交往”,来确保和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积极推行美国冷战后安全战略的三大核心目标:增强军事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在海外推行美国式民主。

为此,美国一方面实施“双锚战略”,通过加强美日、美澳等双边军事联盟,形成美亚太安全战略的北南两个“锚”,以支撑美国在该

地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接触政策”,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以便把中国纳入以其为主导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秩序之中。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参与和支持建立地区和次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并加强与东盟各国的政治接触、军事合作和贸易关系。

三、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形成了“一超多强”的状态,虽然这种状态将被多极化的国际和地区新格局所取代,但它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作为这一时期的唯一超级大国,其亚太安全战略走向是影响该地区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10万人,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各种双边军事联盟关系或军事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该地区各种多边安全对话。这些使美国成为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最有影响的大国之一。

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其亚太政策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如克林顿政府积极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对话,并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这种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做法有利于亚太地区大国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又如,美日军事联盟也有制约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一面。再如,美国积极推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亚太地区扩散的进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地区形势的稳定与地区的和平。

但是美国的亚太政策仍存在一些不利于亚太安全的因素:

(1) 美日加强军事联盟将给台湾少数主张台独的人一个错误和不真实的信息,使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宣布台湾独立从而导致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日本都会在军

事上支持台湾。这将助长台独分子的铤而走险。同时,维持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稳定和平衡是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美日加强军事联盟可能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失衡,从而影响这种三角关系的稳定。

(2) 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大批先进军事武器,并在1996年中国进行导弹演习时派航空母舰编队到台湾海域附近,也更助长台独势力的气焰,刺激他们进一步走台独的危险道路。同时,美国向亚太地区倾销大量先进的战斗机、军舰、导弹等军事装备,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3) 美国一些反华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要对中国进行遏制,这种势力虽然不是主流,但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多少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使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常受到阻碍。而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将可能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

注释:

- ① 日本《东京新闻》1997年8月19日报道:《芒罗说,“日本要么成为中国的从属国,要么同美国合作”》。
- ② 美国海军进修学院客座副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载美国《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
- ③ 布热津斯基:《大棋盘》,美国《外交季刊》1997年秋季号刊登即将出版的该书节选。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